

阎巷剪影

太原地铁站名掌故^①

郝 波

长风街站

长风街站位于小店区长治路与长风街交叉口,总建筑面积18563.99平方米,车站共有5个出入口。该站工程规划名、公示名、最终确定名都为长风街站,因位于长风街两侧而得名。长风街系新中国成立后新建道路。在20世纪30年代末,日军曾在此设置军营,后阎锡山骑兵部队亦驻于此。营盘为军营之俗称,该营盘位于二营盘之南,故以顺序称为三营盘。形成街道后,因位于三营盘之西,故曾名为三营盘西街。1982年取《宋书·宗慤传》中“慤年少时,炳问其志,慤曰:‘愿乘长风破万里浪。’”中“长风”二字命名为长风街。

长风街站东侧的亲贤社区,原为亲贤村,古称凤凰村。清康熙《阳曲县志》

记载村名为亲贤村,取《中庸》第二十章“仁者,人也,亲亲为大;义者,宜也,尊贤为大”的“亲、贤”二字,寓意孝亲尊贤。据清道光《阳曲县志》记载,村内原有结义庙、慈云寺。结义庙是供奉三国时刘备、关羽、张飞的庙宇,新中国成立后被亲贤学校占用,1975年被拆除改建为小学教学楼。慈云寺是供奉观音菩萨的寺庙,后被洪水浸泡后倒塌。村民将寺内塑像移至结义庙东侧,新建慈云寺。1948年,阎锡山军队构筑防御工事时,慈云寺被拆除,现体育路与亲贤西街交叉口南侧路中大槐树即为慈云寺内的一株。

长风街站周边为太原市小店区的商业中心,分布有天天新天地、北美新天地、凯宾斯基酒店、居然之家、山西世贸中心等商贸建筑。

在古代,被是个总称,大被叫“衾”,单被叫“裯”。被的大小,以幅的多少为计,幅是布帛、呢绒的宽度。两幅的被最小,三四幅的被最为普通,也有更大的被。三国时,江夏人孟宗游学,母亲为他做了一床十二幅的被,并向别人解释说,小儿没有什么本事,怕朋友不理他,做个大被,可请清贫的书友同用,多受些教益。

先秦时代的妇女流行一种背负小儿用的东西,名叫“襁褓”,大约宽一尺,长二丈。襁,指布幅,褓即被子。用“襁褓”带孩子的风俗,在我国一些地区至今还可以看到。比如壮族传统襁褓用多块异色缎子拼接镶纳而成,上用彩色丝线绣以花卉鸟兽图案,并以几何纹做边饰。

我国历史上还曾出现过“纸被”。南宋哲学家朱熹曾送给诗人陆游一床武夷纸被。陆游收到后,写诗答谢道:“纸被围身度雪天,白於狐腋软於棉。放翁用处君知否?绝胜蒲团夜坐禅。”看来质地很好。明代学者龚羽在《咏纸被》诗中写道:“纸衾方幅六七尺,厚软轻温腻而白。霜天雪夜最相宜,不使寒侵独眠客。”看来“纸被”的保暖性还是相当高的。

被子趣话

阎泽川

灯下絮语

城市的呼吸

谢汝平



候,到那时该怎么办?现在,我终于听到城市的呼吸声,原来城市也会休息,原来城市也是后半夜入睡,还有轻微的令人心醉的鼾声。

我靠近城市的肺,那一片片最为怡人的城市绿地,像一个小孩子一样,更为真切地感受城市的呼吸。要想城市永远健康永远精力充沛,保护好它的肺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职责,那一片片干净柔软的绿地,有着毛毯般的绿草,在微风吹拂下一起一伏,这呼吸令人放心得很。

城市的呼吸是真实存在的,并不

是我的臆想。每次闭上眼睛,我就能想象城市的样子,有时像孩子,有时像成人,有时像姑娘,有时像小伙,有时又像老人。当听到城市短促沉闷的呼吸中偶尔夹杂着咳嗽声时,会让人心中慌张。每个人都是城市的听诊器,都应该多听听城市的呼吸,听听那无法掩饰的真实声音。尽管我们不是医生,医不了城市的病,却都是城市的缔造者和建设者。个人健康与否关系着城市是否健康,一个健康的城市和健康的人一样,肯定面色红润,肯定呼吸沉稳,肯定脚步有力。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太原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
多福寺 多福寺位于太原市西北风景如画的崛嵎山之巔,始建于唐贞元二年(786年),原名崛嵎教寺,明弘治年间(1368年至1398年)改名多福寺,后又多次重修。2006年5月,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多福寺依山而建,坐北朝南,三面环山,三进院落,占地面积3153平方米。现存主要建筑有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藏经楼、文殊阁、千佛殿、黑龙殿。大雄宝殿是多福寺的主殿,殿内共有明代彩塑14尊,三壁绘有明代壁画共计84幅,色调以青绿为主,兼用朱、白、赭、黄等色彩,绘画手法别致,采用沥粉勾勒,增强了画面的立体感,是现存明代寺观壁画中的精品,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。

文/篆刻 李泽峰



多福寺

入夜,可以清晰地听到城市的呼吸声。此时,城市像一个熟睡的婴儿,睡姿可爱,梦中的笑容甜美。

第一次听到城市的呼吸声是在下夜班的路上。路旁有一条小河,我开始以为听到了流水声,听到鱼儿的嬉戏声,听到夜鸟的喝水声,听到了倒映在河水里星星的呓语声,其实,都不是,过了很久,我才意识到,这是城市的呼吸声。我被自己的发现吓了一跳,城市的呼吸舒缓、轻松、平稳,略有那么一丝亢奋。那是在城市发展最激进的时代,城市每天都在向外扩张着,城市里,最不缺的就是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,数不清的脚手架和塔吊高高竖立着,像是在宣告自己坚强的体魄和过人的精力。我看到,风华正茂的城市奔跑着,不分昼夜,不管风霜雨雪,不怕前路坎坷,那时我有点害怕,城市就这样不休息不睡觉,总有疲累的一天,总有生病的时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39

赵树义
著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我逆着晨光而来,空气清新而紧张。我穿过泛绿的植物,南沙河两岸的风很弱,草木清香沁人心脾。我想汾河上的风或会很大,很浩荡,可即便站在南内环桥上,也感觉不到风的凛冽,更别说“贼风”;然而,“贼风”此刻就在吹,一直在吹,只不过,它不是吹在人的脸上,而是吹在人的心里……

连载

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39

毕星星
著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几个队干部私下一合计,号称补贴工分,就地分掉二百斤玉米。记工员那里多记工分,食堂多领饭票。公社拖拉机来耕地,借机大吃大喝。平日里饿了,他就到食堂要一个馍吃。按他个人的回忆交代,1960年到1961年,他白吃馍馍二百多个。在那个饿肚子的年月,吃一顿饱饭多难。

天龙文苑



诗词鉴赏拾英

诗的借句

聂鑫森

在旧体诗词创作中,借用前人的某个诗句,或一字不改,或略略变动,称之为借句,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。

毛主席七律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:“钟山风雨起苍黄,百万雄师过大江。虎踞龙盘今胜昔,天翻地覆慨而慷。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。天若有情天亦老,人间正道是沧桑。”此中的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,借自唐代李贺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中的“衰兰送客咸阳道,天若有情天亦老”。原诗写的是魏明帝派人去长安,把汉武帝造的铜人承露盘拆下来运往洛阳,铜人感叹汉亡而悲伤流泪,天若有情,看到铜人流泪也会愁中变老。毛主席借用此句,却翻出新意:“天若有情,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残害人民,也要因痛苦而变得衰老。深受反动派残害的人民,自然要彻底推翻反动统治,这是人间正确道路。”(周振甫《毛泽东诗词欣赏》)毛主席的另一首七律《答友人》中,七、八句为:“我欲因之梦寥廓,芙蓉国里尽朝晖。”第七句借自李白古风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的“我欲因之梦吴越”,改“吴越”为“寥廓”(意为广阔的地方)。

毛主席《为女民兵题照》,是一首七绝:“飒爽英姿五尺枪,曙光初照演兵场。中华儿女多奇志,不爱红装爱武装。”最后一句也是借句,但注释者都未言及。清人袁枚所著《随园诗话补遗卷六之二》中,记录了一位叫常澄的诗人,有七绝诗云:“谢家风味最难忘,不爱浓妆爱淡妆。惜福如何偏减算,生憎检点旧衣箱。”比较“不爱浓妆爱淡妆”与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,这种不改原句格局只改几字的方法,又称之为“活剥”。

李元洛先生所著《唐诗分类品赏》一书中,收录、评析了名不见经传的王梦周一首七绝。《故白岩禅师院》:“能师还世名还在,空闭禅堂满院苔。花树不随人寂寞,数株犹自出墙来。”他说:“我选此诗的最重要的原因,则是有感于南宋诗人叶绍翁的名作《游园不值》,似乎与它关系暧昧。”叶诗为:“应怜屐齿印苍苔,小扣柴扉久不开。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故元洛兄称:“两诗后两句的用语与意境大体相同,王诗写人去院空,唯见花树出墙,不胜惆怅之情见于言外。叶诗大致也是如此,只是‘数株’变为‘一枝’,‘出墙来’竟然相同,虽有夺胎之妙,但也不免泄露了‘作案’痕迹。”所谓“‘作案’痕迹”,是指叶绍翁高明地“借意”“借句”。叶诗胜于王诗者,一是有叙事性:穿有屐齿之鞋,踏苔路而去游园,小扣柴扉有声而园主不在;二是有视觉冲击力:满园春色满得往外淌,让一枝红杏做代表出墙。

邵燕祥是当代一位诗坛老将,先以新诗名世,晚年则专攻旧体诗,成绩斐然。他赠著名漫画家丁聪(笔名小丁)的七绝颇为人称道:“黑发童心耳目明,兴亡人画鬼神惊。行年八八犹称小,天下谁人不识丁。”第四句借自唐人高适的《别董大》的末句:“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改“君”为“丁”,妙不可言。

纪实

偶尔,有麻雀成群地从身前斜斜掠过,钻进灌木丛中。喜鹊在草地上觅食,自由自在,目中无人。在城市,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多鸟了。鸟的胆子也比从前大了许多。鸟的胆子大了,人的胆子却小了。空气宁静而沉郁,仿佛河道里寂寞的水草,世界空旷得如此不真实,甚至让人怀疑从前的熙熙攘攘都是虚妄的。是的,单从空气清新度和人均占有空间来看,南沙河两岸无疑是疫情期间最理想的散步之所,但是,人们却不敢去。为什么?陌生。什么陌生?肯定不是路边的垂柳、银杏、碧桃、山楂树、西府海棠、龙爪槐,肯定不是路边的紫叶李、楸子、水栒子、榆叶梅、雏菊、三叶草,也肯定

不是河道里的水、泥土和石头,而是迎面而来的人——极少的人,几乎遇不到的人。空气再新鲜,空间再开阔,春天的气息再浓郁,都很少有人出门来,只因某时某刻一旦有人戴着口罩出现在你的对面,那个人便是陌生的,陌生便可能携带着病毒。陌生的病毒早已让人焦头烂额,对面再走来一个可疑的人,心底暗藏的恐惧便会几何级数放大。极小的概率,极大的不确定性,这就是这个春天从我们的生活中隐身的原因。世界因陌生而可疑,因可疑而恐惧,因恐惧而更加陌生……难道这就是所谓的“天地四时不相保”?一向豪横的人类终于学会退让,宁肯一家人挤在逼仄的家里,都不肯走出楼门半步。

随笔